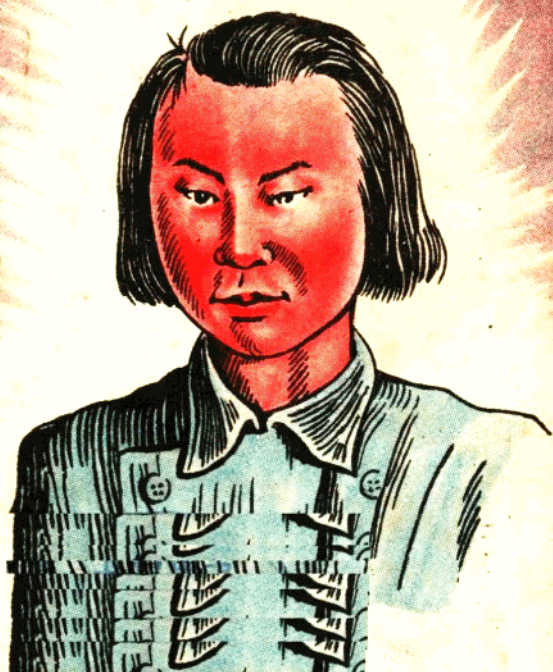




說 唱 鼓 詞

李 拐 姐 團 圓 記

張 翁 童 作

中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華 書 店 中 南 總 分 店 發 行

目錄

第一回	種莊田農民流血汗 渡災荒便幹扔女娃	一
第二回	憶舊情追念亡夫恨惡霸 發善心抱回拐女認親娘	六
第三回	勤勞動愛情生在麥田內 耍手段窮命陷入魔掌中	三
第四回	逼債搶麥窮人絕生機 棄暗投明他鄉求出路	九
第五回	絕糧斷炊寡婦艱辛救窮困 毀容逃難苦女乞討找親人	四一
第六回	冒風霜北上長途多險阻 被害害南來少女受折磨	五
第七回	血肉橫飛弱女留殘生 官娼勾結流氓施辣手	六

第八回

逃出匪窟，霜何曾有蜜，
陷入妓院，賣笑豈能自由……

七

第九回

照像館，掌櫃說新聞，
教養院長，工訪舊戚……

八

第十回

熱淚話舊情，瘡痍猶在，
苦女慶解放，破鏡重圓……

九

第一回

種莊田農民流血汗
渡災荒優幹奶女娃

說的是公曆一九四九年，

眼看全國解放遍，

翻身的人民幾萬萬，

說書的雖說說書是當成職業幹，

我這裏且不說別人的事，

開書來先把那起根發源敘一遍，

李扔姐家住河南方城縣，

爹爹姓李名優幹，

李潘兩家是老親眷，

都只爲李優幹父母早死家中無人照管，

田地他有二畝半，

解放大軍渡江南。

受苦的人民把身翻。

說出來俱都是材料豐富有根源。

也應該找點材料作個宣傳。

說一段李家扔姐大團圓。

根生土長在那邊？

招撫崗旁李家灣。

她的娘家住潘莊本姓潘。

自幼兒兩家相好結姻緣。

十八歲他就把親搬。

兩間草房漏着天。

李俊幹真的是儂幹，

爲做活他不怕筋疲力盡出大汗，

清早起井邊挑罷水一擔，

潘氏女跟着丈夫團團轉，

忙罷茶飯忙針線，

到春天穀子高粱鋤他兩三遍，

立罷秋才說芝蔴煞了點（註一），

到冬天成溝紅薯都出遍，

他雖然田地只有二畝半，

左一片右一片大一片小一片，

冬至節場光地淨沒事幹，

李俊幹更不開，

沒柴燒上山去砍白草片，

人屎狗屎一齊揀，

俗話說「人勤地不懶」，

每日間耕田種地總不開。

爲吃飯那怕是努斷脊樑也幹的歡。

你看他不是拿鋤就掂鏟。

打麥打外照顧全。

拾柴拔草一起種莊田。

芒種節他的麥子先割完。

割穀子砍高粱又去把腰彎。

一挑一挑往家擔。

夫妻兩個種的全。

各樣雜糧吃着不作難。

潘氏女每日間紡四兩線子換油鹽。

起早掛晚幹的歡。

沒糞土背起糞筐拿木楸。

地裏上糞不作難。

種莊稼不多上糞是枉然。

他夫妻雙雙勞動勤又儉，
窮人家只要吃飽又穿暖，
因此上夫妻成家二年半，
又誰知天災人禍時常有，
河南地方遭荒旱，
地主們陳糧屋內倉堆滿，
地裏不見屋裏見，
沒有柴燒木炭沒有米光吃麵，
苦的淨是些莊稼漢，
走路兩腿搭搭顫，
樹皮草葉都吃遍，
就這樣荒旱還不算，
成羣的軍閥隊伍亂派飯，
養匪通匪隨便幹，
惡霸土豪顯手段，

小日子欠欠把把也還沒有斷吃穿。
過了今天再說明天。
親熱熱喜歡歡並無一人說閒言。
那時節是在一九二九年。
各樣莊稼都旱乾。
陳柴院裏堆成山。
不怕旱來還不怕淹。
沒有菜吃吃雞蛋三五年不收賒相干。
只餓得頭暈眼黑找不到吃穿。
走不上十步腰發酸。
肚裏發漲身體瘦乾。
再加上土匪遍地鬧翻天。
打人罵人要野蠻。
先當匪頭後當官。
綁票說票偷使錢。

地方官關起城門陰不管，
咱不說地方情形多混亂，
他夫妻早已沒有米來也沒有麵，
樹根草根爭搶不迭都吃遍，
年裏頭夫妻雙雙下手幹，
有一天李優幹一個人上地把活幹，
太陽進山回家轉，
哼哼咳咳不住喊，
叫賢妻爲甚麼哼哼咳聲不斷，
請先生吃藥沒錢不能辦，
喝口開水把肚子暖，
潘氏聞聽心不願，
說你優幹真優幹，
你沒想想沒算算，
一句話提醒了李優幹，

那怕窮人都死完。
再把那李優幹夫妻表一番。
眼看看五穀雜糧也吃乾。
背個鐵頭把野草剋。
到過年潘氏女有些不耐煩。
野菜野草尋找難。
見潘氏躺在床上面朝天。
李優幹急忙上前問根源。
你是啥病把身纏？
如不然燒碗開水我與你端。
八成你受了什麼寒。
你這人說話不粘絃，
你真是個糊塗男。
爲妻懷胎十月滿難道這事還把你瞞。
可不是要生孩子就在這幾天。

李德幹瞪眼想，

叫賢妻你聽言，

你生了孩子我要管，

是男孩我情願着去要飯，

潘氏聞聽變了臉，

爲甚麼這樣有成見，

是男是女我也要管，

李德幹聞聽翻翻眼，

你沒看咱眼前就得去要飯，

莫說是扔閨女的事情咱處准這樣辦，

你沒看有錢人田地成頃家財萬貫，

女的是千金小姐男少爺更是寶貝蛋，

顧了老顧不了少現在就吃不上飯，

潘氏女本來再想把話辯，

滿床打滾頭髮亂，

忽然怒氣上眉尖。

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不要煩。

是男是女我得先看看。

是女孩就扔到野外把坑填。

手按肚子便開言，

不要女來光要男。

你想當家是枉然。

手拍炕邊又答言。

你養閨女誰希罕。

何況是養活不超又賠錢。

生多少男女不愁吃穿。

咱窮人那能養活得全。

不要閨女啥相干。

肚裏疼痛難開言。

好一似刀子割去心肺肝。

窮人家請不起收生婆來看，

三疹兩疹無人管，

天才明嬰孩呱呱落了地，

不看之時還罷了，

李俊幹一見是女孩他變了臉，

潘氏女哎喲一聲把丈夫喚，

千萬千萬莫那樣幹，

李俊幹用力他把潘氏按，

出了房門走了五六里遠，

要知道這個女孩他怎麼辦，

(註一)芝蔴落花後河南叫做煞點。

誰還想醫院接生先交錢。

也只好瓜熟自落聽自然。

李俊幹趕緊抱起來看一看。

看出了是個女孩不是男。

惡狠狠掂着就往水盆裏填。

抓着了丈夫手兒忙開言。

害死活人壞心田。

奪過了小孩用舊布纏，

跑到河邊蘆葦灘。

說書的歇息歇息再對你言。

第二回

憶舊情追念亡夫恨惡霸
發善心抱回扔女認親娘

擱下兩言咱不講，

李俊幹奪過了女孩往外闖，

看了看四下并無人來往，

脊梁朝地臉朝上，

小嘴張開哭聲響，

李俊幹伸開兩隻大手掌，

思一思想一想看一看望一望，

想起賢妻對我講，

人心都是血肉長，

我不過爲了貧窮沒法子想，

叫小妮莫怨我爹爹不能把你養，

一兩天兒就要餓死把命喪，

這兩天你要是不餓死不把命喪，

李俊幹嚙嚙嚙嚙自言講，

走一步望一望，

整一整鼓板開了正腔。

一驢子跑到蘆葦塘。

將小孩噴嚏扔到地當陽。

腳手掙扎像找娘。

咩咩亂叫像隻小羊。

他本想搗得小妮一命亡。

這妮哭的我也心傷。

無故害人理不當。

李俊幹你也不能太荒唐。

論良心我也不是壞心腸。

活着扔你在葦塘旁。

也許被野狗吃了飽肚腸。

兒啦兒誰教了你你就叫誰娘。

垂頭嘆氣無精打彩轉回鄉。

親生女扔的我好心傷。

要不是沒吃沒喝不好養，

袖子一攬回家往，

咱不說李俊幹見了妻子是怎麼講。

我怎能叫自己兒女這樣下場。
回去再勸勸妮媳娘。

話分兩頭另表一樁。

話說李俊幹有一同村鄰居，那家姓程，就是一個寡婦，帶着一個小男孩過活。這寡婦因她死去的丈夫本是行三，故而人都叫她程三嫂。她這小孩本是遺腹子，與他爹爹根本沒見過面。只因他未降生以前，他父親在彭大戶家作長工多年，臨了害了一場大病，沒錢請醫吃藥，熬煎而死。所以這小孩降生以後，爲了紀念他的父親，起名就叫長工。這長工年已三歲，他家只有一畝三分地，與李俊幹的地靠在一起，因此他兩家真是俗話所說的『房搭山地搭鄰』的好鄰居。這一天，也是因爲這一年正是一九三〇年的春荒，少吃缺喝，也得到地裏找點野菜，好作充飢之用。吃罷早飯，程三嫂將門兒鎖上，一手攜着籃子，籃子裏放上鏟頭一把；一手拉着長工，兩眼含淚，說道：「兒呀，爲娘引你到河邊剝菜去吧！」

程三嫂手拉長工淚悲啼，

想起丈夫死的屈。

可憐他自幼覓給彭大戶家當夥計，

一年四季難休息。

叫打狗不敢攔雞，

叫上東來不敢向西。

吃的人間飯下的是牛力，

長工活半截樁（註一），

一年工錢六塊錢，

論吃藥一兩劑請先生請不起，

九月九生下長工子，

端起碗眼噙淚，

坎上三尺草孩子才三歲，

日出東方平地起，

想去年連遭荒旱不下雨，

谷子白心死高粱長烏梅草落葉樹無皮，

有錢人笑嘻嘻吃陳糧燒陳煤，

窮人交不起租沒飯吃只有賣地，

程三嫂越思越想越生氣，

前行走用目看，

彎着腰看着地用手去把菜葉剝起，

累了一身癰疾病大睜兩眼躺屋裏。

惹的掌櫃不樂意。

半年只給俺一塊七。

六月三十得下病七月十五命歸西。

你叫俺娘倆依靠誰。

吃不飽忍着飢。

孤門獨戶我自己。

陰時候熬到日照西。

麥不養花風不息。

泥乾水淨蝦子吃乾泥。

殺個鴨子宰個雞。

荒年地價必便宜。

手拉孩子往前趨。

不覺來到河岸邊。

小長工慌忙揀到菜籃裏。

程三嫂正在荒郊把菜取，

忽聽得哭聲起順風吹到耳朵裏。

順着風兒忙聽去，

好像是誰家小孩在哭啼。

小長工拉娘衣小手指到蘆葦裏，

媽呀媽咱何不上前看端的。

話說程三嫂正在拉着長工剗菜，忽聽蘆葦之中，起了小孩哭聲。小長工手拉他媽，非要去看看不可。程三嫂本是心慈面軟的人，遂即手拉長工，順着哭聲，在蘆葦之中，找見一個小孩，身裹破爛舊布，仰面朝天，脚手一個勁的踢蹬，嗓子已經哭啞，程三嫂哎喲了一聲，趕快抱起小孩一看，原來是個女孩。遂即解開懷來將她那半有水半沒水的奶頭，填在小孩嘴內，這小孩馬上如同旱苗遇雨，呱呱呱呱，當時停止了哭聲吸起奶來。程三嫂望着小孩小臉，細細端詳，看來看去，忽然想起說，噢，我明白啦。這小孩子的臉龐，分明是李家潘大姐那個模樣，我早知道她身懷有孕，就在這時候錯前錯後必要降生。莫非是降生以後，那個沒材料的李德幹兄弟，因為年荒，不容易養活，狠心將這孩子扔到這裏，也是有的。常言講得最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又道是見死不救一場大罪。我不免將這孩子抱到她家。要是她的孩子，請她收養，要不是她的孩子，那時節再作道理。想到這裏，抱了孩子，提起菜籃，叫一聲，長工兒，跟隨爲娘回去了吧！

程三嫂抱起小孩回家轉，

一脚深來一脚淺，

李家窮養不起犬，

程三嫂窗戶跟前猛一站，

只聽得潘家女唉聲把氣嘆，

咱家窮快要飯，

只可惜爲妻懷胎十月滿，

要要飯都要飯，

荒早年會轉變，

有爲妻有手又有眼，

只要是掙扎向前幹，

據你說咱孩子扔到蘆葦岸，

她本是爲妻掉下的肉一片，

說俊幹你真俊幹，

潘氏女越說越感嘆，

她要到李俊幹家中看根源。

前行來到李家門前。

破柵欄院牆用不着把門關。

却怎麼屋內嗚怨吵破天。

嗚怨一聲兒夫男。

這話固然是實言。

活生生小孩往外掂。

沒吃沒喝不光咱。

轉過年成啥相干。

你也是胳膊腿兒長的全。

不見得一家三口餓死完。

這時候還不知狼吃是狗餐。

你教我心酸不心酸。

想前容易後悔難。

不由兩眼淚漣漣。

李俊幹蹲在床前優了臉，

正想着說幾句好話將妻勸，

這小孩離開奶頭擠着眼，

一霎時驚動潘氏抬頭看，

將孩子遞給潘氏床前站，

要知道程三嫂怎樣把他們勸，

(註一)夥計因故不到期滿停工，河南謂之打半棧種。

張開大嘴打哈欠。

忽然間程三嫂的奶頭離開小孩嘴外邊。

吱哇吱哇亂叫喚。

程三嫂闖進屋去到床前。

叫一聲兄弟姊妹聽我言。

下回書中再向你談。

第三回

勤勞動愛情生在麥田內
耍手段窮命陷入魔掌中

閒言不講書歸正，

將孩子在潘氏懷中才遞過，

兄弟你也不必再難過，

過去的事兒大風吹過，

咱再把程家三嫂說一說。

再用手拍拍傷幹的肩膀窩。

弟妹你也不必眼淚落。

誰是誰非用不着再多說。

我勸你好好把孩子照應妥，

不要發愁難養活。

賢弟妹生產以後身體弱，

優兄弟你必須弄點吃來弄點喝。

你要是沒米沒麵一概有我，

鷄鴨蛋我還有半罐子多。

我願意一股腦兒送給你我不留一個，

可莫教月子以後受折磨。

程三嫂一片誠心只說得天花落，

又是親愛又熱合。

李傻幹只笑得裂着嘴大黃牙露出五六個，潘氏女抱着小妮想要把頭碰。

妮啦妮要不是你程三娘將你抱回交給我，一百個小命兒也不能活。

用手兒拉了三嫂的衣裳角，三嫂呀我有一句話兒向你說。

我有心教俺小妮免災去禍，認你個有福的乾娘錯也不錯。

我盼你起個名字只當慶賀，你也算有兒有女多麼熱合。

三嫂聞聽心中樂，兩眼眯瞇笑呵呵。

咱們兩家本來不錯，這孩子咱們可以分養活。

寡婦得閨女真是可喜可賀，從今後兒女雙全我的親人多。

起名字的事兒我可不能推脫，低下頭來細揣摩。

這孩子本來你們扔過，就叫個扔姐你們意下如何。

潘氏女挪挪身子拉拉被子角，

這孩子果然是教那不成材的老子扔過，

說着說着心中難過，

這孩子扔出去可不怨我，

李俊幹臉蛋子發紅說你何必提我，

程三嫂聽了心中樂，

前些時四兩線子曾賣過，

程三嫂拿出錢來面帶笑，

愧只愧窮乾娘手中不方便，

收下罷你要賞臉，

潘氏女盛意難却笑容現，

李俊幹半天不停優着臉，

這一回三嫂的厚意真不淺，

只可惜我的戶口要改變，

潘氏女急忙向他瞪瞪眼，

三嫂你真是好才學。

起名兒叫扔鈕就是不錯。

望着那李俊幹臉上指頭亂戳。

等孩子長大後問起來根源你有何話說。

你還不抱着孩子向着乾娘再把頭磕。

動手直往腰裏攢。

大洋買了兩毛多。

叫一聲乾女她媽你聽言。

這點錢全當啗妮鎖子錢。

你要不收我無顏。

她只得伸手接過鎖子錢。

這時候忽然開口發了言。

又費工夫又花錢。

從今後兩人飯變成三人餐。

那意思是不教他再說那困難。